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武

辯侵伐論一首　伐國論一首

守在四夷論一首　戰論一首

守論一首　二陣圖論一首

將畧論一首　倒戈論一首

辯侵伐論　柳宗元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饜集作厭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一作私又作傷又作没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内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集作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

立其禮正其名脩其詞集作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命集作徵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脩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也集無也字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而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

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逐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此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覩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伐國論　李德裕

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

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常為一國之所奉授集作愛其血食忍其滅亡故能為厲矣必生分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所謂集作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慕容姊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符堅於五將山敗滅梁武取東昏

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嬖陳主之妹終於必集作殞身此其皆集作禍敗之著明者矣又夏姬入荆子反疲於奔命吴人始叛楚矣吴嬪至晉世祖怠於為政禍亂遂乃集作相尋矣所以王珪覩廬江美人正言納説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守在四夷論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葢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

四夷自守其身宜知自守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吉山文粹作凡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畧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輝一作曜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故一國之人思親一無親字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論一作論非道昌一作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況四夷

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汉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皷鞞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覩白汉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甘一作悦而思受也聽鞞皷則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愲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讐也見相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和一作喜而思隣也攻邉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

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歛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殷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康節而悦榮夷公是聚歛攻而亡也秦始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近刑人（一作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

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欲所攻二字川文粹作攻而亡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一有自以二字為犬戎所滅僧孺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偽烽嗷嗷天下空於杼柚英華作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加以褒姒以色攻俾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之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為一作有窺覦可謂四

夷先起於内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必先守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一作務）四夷自守曾不防戎夷（一作狄）在其中國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言而未盡（一作不盡）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畧實非垂範之旨也敢因文字以附簡書（一作編）之闕　一作皆唐文粹

戰論并序　杜牧

兵非危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

作戰論馬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峇𡾊（音額）嶭（五結切）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産自可封殖亦猶夫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鋭卒利刄（一作良刀）

弓健馬無有也卒族忽切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石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仾首仰給横拱不為則緣一作沿淮已北循河之東南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英華作兵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赫呼膻腥一作腥膻徹於帝居周秦軍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剗吳越荆楚之饒以啖

戍兵（一作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騎（一作馬）刓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

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
其餘羸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縻食
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
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
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
宅（一作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馬肯搜奇外死勤於
我（一作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
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廻眄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

更旋已立於壇墠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撝（一作揮）之至如鏜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愰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察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

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謗大傳於士大夫非偶一有言字而已　一作皆唐文粹集本並同

守論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因大臣刼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洒束兵自守反脩大歷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叛

臣（文粹作逆輩）益横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鈌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曽不歴筭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崖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集作顡）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文粹作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冦伺吾人之憔悴（文粹作顛頓）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文粹無其字）朋伍羅絡郡國將孩乳（文粹作駭亂）吾民於掌股之

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俻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文粹作佛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

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胥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文粹作倡新唐書藩鎮傳作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囂欲相効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

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厤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文粹作此非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二陣圖論　　王獻

炙轂子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自古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仗德而行則湯征葛乃為帝王若恃力而戰則紂放牧野終懼戮辱春秋傳曰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復曰文不犯順武不違敵盖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惜民湯武七十二征本惟靖難且文而不武武而不文不可謂雄則文臣在聰明器量鑒人别材故曰文雄可以為相武臣在俊傑深沉果敢決斷故曰武雄可以為將二畧兼濟則可

以入為相運籌於廟堂之上則可以出為將折衝於萬里之外然而將相之務在見有才力者賞之愚詐者去之如有才力者不賞則忠烈疑而不進愚詐者在傍則讒邪黨扇而為欺如此行之則何功而不立何罰而不行何才之有遺何戰而不勝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如兩軍交鋒之際列兵無陣由人民居而無城池立而無墻塹寇盗衝擊則何以捍禦譬如蹴鞠較力猶設機便以護手足况有兵而無

隊伍有隊伍而無行陣有行陣而無奇正有奇正而無權變起自黄帝命其臣風后演之本文不越一百字詞約旨微非聖賢莫能研究太公起翦孫吴韓項並由斯術唯孔明尤盡其妙生之於心機不形之於文義雖君臣父子不相傳授近者李筌圖載八陣只言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不陳四奇變化之旨不顯天衡地軸衝翼之文將帥覧之難曉今𢪛畫天地二陣圖明八陣八變之源爝火助陽自忘短綆庶幾英傑覩之稍禆焉

將畧論

炙轂子曰昔祝其之會仲尼云夫有文德者必有武備遂斬萊人頭足異處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以古之儒者服逢掖之衣頂章甫之冠佩環玦負櫑劒近代文儒耻言兵事苟或議及則僉謂之兕人令以翠華去鄜鎬黄屋軫堯心率土之濵莫寧啓處方可論兵粗議將畧矣且自罹亂以來儒道既息武弁是崇然而將帥多以勇力爭強少有精練兵機而懷謀策者所謂以強

凌弱以衆暴寡迭相吞噬適足以塗炭生靈搆怨結禍夫兵之成敗在將帥之器能各有限劑須定等差淮陰侯與漢高祖論絳灌以下用兵多少信曰陛下可將十萬衆所謂能將將不能將兵夫高祖之雄才大畧尚如此況其下哉楚子玉賢大夫也亦不能越三百乘左傳以子玉雖多剛勇終曰無禮故不能將一二萬人是以王翦能將六十萬而李牧不能二十萬此方見將帥才器之大小也凡為將料敵之情偽而後決策制勝須知彼師之能否乃操我之所

長假如韓信能設伏走我則逐奔不遠難誘也從襲不及難陷也白起能攻城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挫其銳俾蜂蠆無所施其毒螫虎狼不能逞其爪牙本謀既壞伺其大隙而擊之因變奇正以待敵整衡軸以攻險兵法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距此兵之要也司馬宣王曰諸葛孔明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及鄭褒亦能知毌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筭至儉

兵敗皆如其言又潘濬見樊伷為武昌從事與州人設饌十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五千足以擒之果在濬之度内漢王謂魏大將栢直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將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謂步將項它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使韓灌曹三將軍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曰青齊之兵可以禮遇徐兗之卒理須義撫斯測度將卒之明驗也今之將帥多不自量其才器又不知彼之短長率爾合戰卒然求勝由聚卵以擊山驅羊

而鬬虎欲期弭兵靜亂不亦難哉帝王宜開英鑒審將帥之器量文武之才則崇勲大業庶幾可立夫宰制山河剸割疆宇舉大綱則易定滋苛細則難安故子房佐漢畫大謀六七件遂定天下孔明叙蜀決沉機三二策擄成鼎峙英雄之大畧將帥之宏規也安危之機存亡之要審諸將畧可見徵焉

倒戈論　　楊夔

予讀周書至武王㓕紂倒戈歸馬示天下不復用跡其

事惑焉以武王之聖有望旦之輔滅獨夫紂旌其功於一時可矣且曰終不復用其未然乎夫上古淳結繩知禁中古朴赭衣懐畏末俗巧嚴法不化故淳散而朴朴散而巧巧之變萬詐生焉則内荏外剛之心詎革於干戚之舞乎周之祚七百誠曰永久然以臣臨君以兵向闕者多矣齊桓南伐楚北伐戎晉文取叔帶於温定襄王於鄭非二國崇示大順尊奬王室則周之社稷存若綴旒自漢而下有國者罔不以兵力秦以黷武而滅梁

以無備而亡我太宗究滅亡之源委房杜以政房杜以
天下之大不敢決於胸臆於是敢諫則先王魏論兵則
讓英衛深謀宏法來代有準洎林甫即明皇既安之日
隨旨順色以稔君惡乃以羯夷勇暴之卒專我兵柄竟
使獸心為國禍本其為黷亂國常褻慢武義不亦甚乎
且蒐苗獮狩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故曰預備其不虞
有備而無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諸嗚呼班子之
善斷不能以鉛刀攻其堅造父之善御不能以朽索制

其逸則有國者可以棄兵乎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孫國鑑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賢臣

三名臣論一首　三賢論一首

諫臣論一首　近代良相論一首

春秋無賢臣論一首　二賢論一首

三名臣論管樂諸葛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甫吟自比管仲

樂毅州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涯量罕窺而遺跡可見夫此三名臣者亦有優劣乎顧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於再三問者固（二字亦作固請）不得已（川文粹有而字）應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夫目（一無目字）小者不足以論大體（一無體字）近者不足以量遠奈何泛議大賢能制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晷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著由虛考實儻容寄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不逮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與（一作耳）問者曰何為（一作謂）其然也昔管仲相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興齊定霸尊周勤王（川文粹作興周定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荆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劒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纘修舊勲刑政孚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為燕將纔勝齊師挫衂於二城之閒狼狽於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奔（一作犇）亡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誠所未諭莫（一作其）有説耶翰應之曰子之所問（一作聞）者未與（一作末歟）語功則信焉（一作然）語

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當格以道德覈於終始審其邪正觀其去就然後可以（一無以字）明也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川文粹作道非）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為美矣然邀（一作徼）功事讐（一作儲）務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締構必成事屯而業亨主闇而國理（一作治）兵弱而隣疆（一作疆隣）畏服功大而本朝

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俟（一作使）中原克（一作可）復然後厚賞寬刑玄德常稱馬稷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已而未審於人樂生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待（一作從）之以德牧（一作汝）之以禮捨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弘（一作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之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

昔之事燕昭王一作昔日之事燕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之後尚不敢侵其僕隷而況謀子孫乎因棄祿宵遁善夫長者之言可謂懷祿不眉其榮周身不違於道比諸二子不亦優乎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安可川文粹作敢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短長耶且夫運有通塞命有脩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魏問得不以周叔為將乎聞不用迺大喜向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川文粹作果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

信流亞也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可勝道哉翰長兄御史君體純王之德負經遠之才常慼憤於周韓之間嘯詠於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藴弼諧之大畧以康濟為已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過禮官纔元士年止終身（一作命止中年）官（一作位）不登於廟堂名不書於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優劣離（一作辭）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問者嘆息而退　一作皆唐文粹

三賢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之至淪於風波雖賢而不能自辯況察者未之究耳一作乎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為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於顱顇被縕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剖其善惡在遷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

而察者不惑也余凡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畧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一作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作慼）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新唐書作易）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極（一作亟）獎能（一作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狥朋友（川文粹作友朋）之急

涖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為（一作謂）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也（一無此四字）于（一作於）是作破陣樂詞（一有是樂也三字）協（唐書作訂）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唐書作禮易書春秋詩）為五說條貫源流備今古（一作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為煩（一作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

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次序纘脩以迄於今志未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唐書作位瞻其形容不俟其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叅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川文粹作銅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恒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為人師矣學廣而不偏一無偏字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

至當以律度百代為任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蹈絶一作孤厲不可謂不知一有者字言也茂挺父為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戍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英華作自洛陽還莒五字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賛府生一賢才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一有亦字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公一作人矣每見魯山則終日歎息謂予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

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川文粹作賢士曰使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持川文粹作特操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斷趙郡李萼伯高含大雅之素一作業萼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岳謨一作謀道沉邃廉靜梁國喬譚一作潭非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極一作椽士膚一作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於元者

也劉在京下嘗寢疹一作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柄唐書作挺一作挺卿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數一作終日忘返退而嘆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高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精朗邁直一作朗邁真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仲一作叔堅明冲一作而粹范陽盧虛舟幼直一作真質方而清頴川陳儻言士然談而不厭吳興沈興宗季長專靜不渝頴川陳廉

不器行古之人一作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於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脩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内以為德選汝南邵軫綿卿有詞舉幹一作舉標幹詞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同一作周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於事理河東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隣一作幾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畧維之履道體仁

有畧族弟邈季選温其如玉中山劉顏士端疎明簡暢頛川韓極（一作極）佐玄（一作元）行脩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温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頛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徽（一作微）之誠明貫百家之言皆是厚於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郭父友（一作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浻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文（一作之）交殷寅源衍陸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于（一作於）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没

于汝南令一作無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也予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怍云一作皆唐文粹

諫通鑑作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良善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

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喜色館本作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集有草字野彼豈以富貴易移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蜀本有以字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為集作高不事蜀本有上字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

則而尤之（古本無之字）不終（袁本注作絕）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趙德本作陽子寔一介之夫）陽子（杭本無此二字）在此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之待之不為不加（集作知）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集作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集疊言字）乎

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祿秩集作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音翹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

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也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原本作兹）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一有之字）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

下而信（集作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杭本作啓其）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閣本作不以）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袁本作孔）

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以（集作知）自安逸（集作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聖賢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自補其不足者（集有也字）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人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獨（集無獨字）役於賢（集作身）以奉其上也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者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

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聽集作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諸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多盡言三字集作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將不能得集作為善人乎哉

近代良相論

李德裕

客謂余曰揚子法言有重黎顏騫（顏子名犯廟諱不書）二篇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具瞻（集作瞻也）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為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謇諤救其患難而已雖聖人之言危而

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致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庭（集作廷）辯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讒邪之患（集作惡）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集作忠信）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柏所以後雕藜藿由其不採貴不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此謂故右僕射鄭司徒故右僕

射陳司徒麟之為瑞也仁而不觸王之為寶也廉而不劌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集有通識二字]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王丞相故鄭丞相]好古洽聞應變睿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捨仁愛樂道[集作善]勤痒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政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韋司空故居守李司空]用于[集作於]𨉷硊以盡天涯雖斂光不沉而鸞翮長鎩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沒不瞑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

此謂故淮海李司空余亦同病莫保其生知我者以為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音耳

春秋無賢臣論

孫郃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五等之下臣為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為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上下有序（一作忠孝兩全）康乂四方（一作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

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章（川文粹作傷）愚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為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坫毀孔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騭下民降大聖以為木鐸歷國七十餘説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

不懼乃脩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斥之或貶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内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哉予謂此論警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敲㪗敲㪗徼而奇之或謂可刋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予謂之無激之耶鮮之耶奈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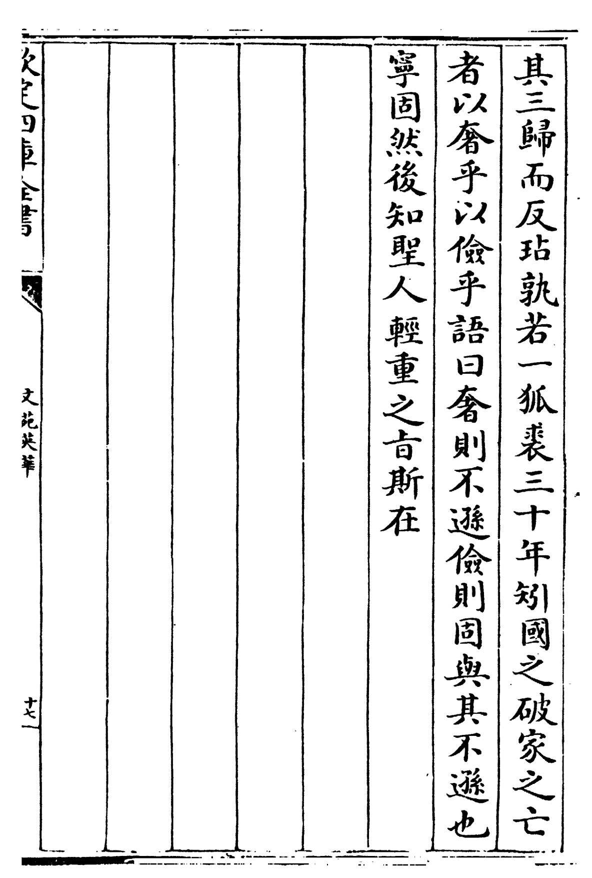
春秋之大夫小貞耳盡以大貞取之以正道取五霸猶罪人

二賢論管仲晏嬰　　楊夔

子貢以管夷吾之奢晏平仲之儉質于宣尼宣尼以管仲之奢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下蓋譏其僭上偪下之失或謂無所輕重予敢繼其末以論先後焉夫齊桓承襄公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常久亡於外自莒先入有國之後銳心以求其治及叔牙言

夷吾之能脫囚服秉國政有鮑叔之助隰朋之佐遂能九合諸侯以成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立於衰替之朝有田國之彊有欒高之侈時非曩時君非賢君當崔杼之弑也能挺然易其盟陳氏之大也能曉然商其短獨立讒諂之伍自全於紛擾之中人無閒言時莫與偶若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使晏子居桓公之世有鮑隰之助則其尊周室霸諸侯功豈減於管氏乎以其鏤簋而朱紘孰若豚肩不掩豆以

其三歸而反坫孰若一狐裘三十年剏國之破家之亡者以奢乎以儉乎語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然後知聖人輕重之㫖斯在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四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臣道

誠節論一首

樞密舊唐書作機論并序　　徐彦伯

時公卿士庶舊唐書作王公卿士多以言語不慎密為酷吏所陷彦伯乃著論以誡於代其詞曰

書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又云齊乃位度乃口易曰慎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千里違之禮亦云川文粹作曰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為

大也知言之為急也精微以勸之典謨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循（舊唐書作脩）其詁訓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也動（唐書作發）則物應（文類作樞機發）（則物應）物應則得失之兆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隣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心之志也（唐書作志之端也）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鏤其心右階銘其背南容三復於白圭殷（唐書作箕）子九疇於洪範良有以也是以掎摭瑕

玷詳黜(唐書作黍詳)躁競畜無恒以階亂將不容以致危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衷變彼如簧之刺可不懼之哉其有識暗邪正思慮微形(唐書作慮微形朕)破金湯之籥伐(唐書作封)禍亂之根用呫囁為雄辯(唐書作用詁讘為全計)以號呶(唐書作譊)為令德至若梧宮問荅荆齊所以奔命韓魏加肘知伯所以危殘蔡侯繩息嬀也亟招甲兵之罰鄭曼圖宋(唐書作圖宋)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川粹作泉)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檝猶

糞土或動成刀劍或茍且其心或脂膏其體唐書作吻挾邪作蠱守之而不懈往輒破的去之而彌遠亦何異寒唐書作韓臯聚音龍也羣吠得死為幸何脩名之立乎雖復伯玉沮顏追謝於元凱蔣濟遺恨失譽於王陵犀首沒齒於季章曹瞞齰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終身為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

言者曰隱鉗舌拱默曷通彼此之懷括囊而處孰啓謨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睿喆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鍾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周（唐書作姬）公之言也出爲金石孔（唐書作曾）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生之言也是謂德音詰（川文粹作諧）我宗極滿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甘之於酒醴孫卿喻之以琴瑟閫里重於四時郢都輕其千乘豈不韙哉豈不休哉但懋績遠大（唐書作懋探大猷川粹作

茂續遠世克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後發定唐書作擇其交以後談不趨趄唐書作蹙趨川粹作戚趨於非黨不屏營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翦其纍纍唐書作諜諜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保茲終吉唐書作錫茲純嘏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己患終日言不遺己憂如此廼可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

材之大小論已見三百六十三卷

李華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耻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茍得也彼所謂耻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茍得者豈不以茍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也集有也字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

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而（文粹無而字）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

言也

辯迹論　劉禹錫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汙隆崇集作視輔臣之用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禮樂刑法之革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為余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間耶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户曉為迹也吾觀梁公之迹

章章如縣寓集作寓川文粹作萬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横于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當宁而嘆曰得李靖為師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也起靖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為慮居功之為慮也古之為將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産以取信有子質以臧貳有變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既成位

既崇重失畏偪其患又甚焉徵梁公之能盡才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耶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耶道相籠久矣其後李敬玄擅能失材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此吾之所以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許之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

與迹孰甚焉客無以應而作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志慕賢者當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明贄論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執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在上臭達於下而温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鬯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汙内堅剛而外温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嘷似死義者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故卿執

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為大夫捨雉而執鴈其志也隨之顧（集作故）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況其上乎然則為士也不思雉之介為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夫或者不明分（集作介）

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訐當其分集作介則地易而自遷弘非其所則志遂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喻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贄之道得其分集作介苟推分集作介明矣求刑罰之僭濫得乎

三不欺先後論　　呂　温

昔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

欺之西門豹為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作斡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亂之魯而邑偪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鴟狼顧之遺黎涣離形檢妙用心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

位（集作次）役智利物飾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集作初）而克脩茂績身為（集作有）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霸之吏也誠不

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貴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脩誠而棄智誠未至而致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集作總）而行之迭收其効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以寬濟猛同二氣之（集作而）和平自通陟遐比三才之（集作而）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

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姑（文粹作始）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近代節士論

李德裕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馬得無之丁生魏生是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唯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為文吏所詆挫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

起寛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引集作寵之私無遊宴之好當王鳳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遠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獨集本作能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强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屢集作屬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操亦有毁之者曰

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説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犀邪犯衆怒為一孤臣獨夫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貫高竟能以不死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周燕寧恨於不食陸績豈辭於禁錮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為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辭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以輿疾遠竄溘盡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於天矣或曰自古名節

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十無一二（集作二三）況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怡然安樂則天下之人盡為之矣何貴於名節者哉

舊臣論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咎繇益稷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

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參尚不易蕭何之規況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且穆生豈爲已乎蓋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面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哉魏晉以蜀本作已降居相位者皆醜面愧心而已又有攘臂於其間者掎摭先王之道以諂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恊其志若天地間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謀議論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何如（集作可知）也切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咎晁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誹所由生主享其利而自罹其害謀淵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疏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是也謀既（集作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篤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

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權其世叔即宋廣平之維私也崔世叔名犯廟諱又嘗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所止寥廓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思集作意愈密代公嘗為西北邊將帥論四夷思慮必精遠則崔生集無生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三惑論　王歊

炙轂子曰漢史載楊秉能三不惑歷代以為美也然三惑之中利病各異論曰夫惑於酒者敗賢能損道德廢家業顛狂致疾生於身軀夭折壽考故須誡於過度也且阮籍劉伶陶潛畢卓皆惑於酒悉無所成至於得溺酒名而已夫惑色者壞禮樂損門風傷殘形骸耗蠹金帛怨雖不斂於夷夏政且有妨於霸王齊桓内寵如夫人者六姬外嬖竪貂疑作豹左傳寺人貂 雍巫即易牙也 衛靈同斛浴

者三人內愛南子外溺彌瑕之類是也夫惑於財者小則亡身破家大則辱先滅國聚鹿臺之錢積巨橋之粟掊一作攫胎拾卵惟利是求盜璧攫金刑戮不懼而又必厚於己而薄於人則義不及於宗親恩不加於左右如此必不得人心而失衆情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故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斯之謂也苟專利矣則嘉言令猷弗得聞矣過謬錯誤莫得知矣近侍者俾勿以

懷慼疎遠者聚謀釁待豐憾豐一發身首分離傳曰衆有齒以焚其軀賄故也又曰疋夫無罪懷璧其罪則三惑之甚其在兹乎昔漢高祖使隋何說黥布歸漢布既謁漢王倨慢布悔來欲自殺及就舍供帳與高皇無異布乃大悦燕丹之奉荊卿也子女玩好恣其所欲然後渡易水不以為寒刺秦王視死如歸夫黥布荊軻雄傑之士也猶以服饌聲色變以移志况今將帥士伍乃中才之士乎若不結之以信義厚之以恩賞彼安肯效命

死節為貪鄙怯嗇之主哉故士有言曰爾之財賄尚惜我之性命詎可輕捐古語云使人造舟車猶豐酒食冀彼竭機功（疑作巧）則舟無毀溺之患車免顛覆之憂今驅策賢能駕御英傑飾甘言以誘掖矯禮貌以畀和欲其盡赤誠竭計策其用餡窖以誇驃嬰兒曽不知聰明之士見其肝膽鏡其詐偽亦持虛以待虛設詐以禦詐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項羽剋印賢豪叛去曹公慢易天下鼎分是知三惑之中酒

者致疑之可矣色者放之可矣財者下愚之醜行也致疑放逐刑戮所宜加投畀豺虎投畀有昊以謝乎衆矣

誠節論

炙轂子曰漢史著誠節立名之士謂其能執一不回死義不顧雖湯鼎之威霜刃之刑不能脇之故節義彰明顯於後世存無則一作愧於英俊没無則一作果一作畏於神靈蕩蕩然偃於暗室之中堂堂然行於日月之下卓為人傑乃有節有義之士也夫能如此者亦賢哲之一體

客曰誠如是無乃滯於變通而能成功則拙疑杖節死義可矣既不能杖節死義又不能變通成功此謂之偷生無恥之夫昔李陵降匈奴又要成功致老母伏誅妻子棄市斯始規變通而終爲負義且臨患難履顛危雖商賈小人屠沽賤品猶能相拯於窮慼尚乃任情於依託矧乎頂章甫冠拖縫掖衣口誦先聖之文胸懷德義之典目曰儒士而無慷慨之心不有風雲之操亦何以見分明之男子磊落之大夫昔如敬通不脩廉隅杜篤

請求無厭班固謟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丁儀貪婪而乞賄路粹哺啜而無耻皆文儒之所賤貞介之所羞夫士無信不可以立身無義不可以立名無節不可以成功無忠不可以成事四者不懐則情同犬豕行比豺狼安足以齒於人倫哉客曰先生斯論不亦傷於嫉惡太甚乎對曰嫉惡不甚則好善不篤若見惡不能去則邪佞之人羣臻知善不能用則賢良之士引去茍懐誠節安得不嫉謟諛今公卿席客蔑馮諼毛遂之忠誠

侯伯㥥債肆李園祖珽之欺詐或受賂賣主奉越以事

吴或首鼠兩端覬成而望敗窮其操心姦宄遽藤戚施

與夫誠節之士執一不回死義不顧者亦何遼廓論未

已客曰若乎先王之論誠亦富茂迺歛衽而退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五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政理

正名論　謝偃

有闕文先生禀氣冲和資靈傑秀理在微而必察言無贖而不採加以體局凝沉風格峻遠蹤班馬而高出嗣顏冉而委蛇于時日暖朱遲風清紫陌長廊赫奕高閣陰岑先生方該秘紀於千載釋凝滞於萬古於是席長筵列髦俊散縹帙布青編簪纓畢萃綺紈咸集乃有以司鎧大人戎服而至蓬首垢面頰削背傴左挈戟右提鞬顙汗蒙塵不讓而坐先生逆而目之顧而誚曰夫杖者位之基器者名之實茍有叨竊咎悔必臻當今天下

文明會昌御運舉宇宙以寵（疑作龍）物馳日月而燭幽忠髹盈朝鵷鷺成列是以鳴玉曜蟬者恥方於周召披堅執鋭者羞比於韓彭至於揉擇人倫招撫要言有美斯達在器無假文武異容正（一作止非）位辯方朱紫無雜任能授用咸得其所是以山無逋客野絶遺賢方欲闡文儒銷鋒及陳俎豆散牛馬肆志於禮場遊心乎文囿大啓石渠之署廣開天祿之門搜袠内之琳球擢天下之杞梓旅之於東觀會之於北闈考往聖之遺迹正先賢之

紕紊欲令微言隱而更顯至德晦而復明然後草封岱之儀脩射牛之皮疑令子齒既盡矣形又槁焉上不能貢策獻奇析珪分祿下不能收視反聽養真存神以螢燭之末光而方增耀於日月涓滴之微潤而欲擬浸於江湖其於餘生固亦勞矣猶不免佩弦荷簸坐甲操鋒見長劒而折腰對危冠而屏氣以玆疲朽預此戎班黠汚我文門虧辱我宰埶顧瞻傳素能不悉乎大人於是俛而慙仰而謝逡巡避席斂衽而對曰僕聞用捨時也

窮達命也物固有欲而不可棄此盖有力者走之豈在吾之所筭也且夫苟非其用則周孔無以措其心當其所能則犬馬猶足効其力今請正名改服從子而遊可乎先生曰噫子其不言幾失子矣苟能易位余何簡焉

從道論

李翺

中材之人局（集作拘）於書而惑於衆而（集無而字）傳言違衆不祥書云（集作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翺以為言出於内（集作口）則可守而為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

乎道也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集作然)而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謷言皆是耶(集作然而是之)將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視(集作眩)利者心非而是之故所以(集無此二字)大道喪是非汩人倫壞邪説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夫天下嗤嗤(集作蚩蚩)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

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况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捐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畏當言而默者三遊同而嚚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狥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者集無者字一

仲而邪者(集無者字)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貴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集作十)人和一人和(集無此三字)一人訥則見在是矣(集無此四字)雖欲言之羣而訧之矣當是則見在是(集無此三字)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怨(集作怒)吾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以辯之(四字集作斯所謂辯)難易而較(集作權)是非也(集作矣)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不知乎(三字集作必乎)曰未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完其力而已

則奚以遠理不吾之問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遠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盡（集作蓋）在此而已矣

辯名政論

牛僧孺

史記商鞅見孝公以為鞅說之以帝王道公曰安得待數十百年以伯說之欲而未能以強國之術說之而公甚悅也似云強國非帝王之道又若云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余愈恐後之為政者捨強國富人而別求

帝王之道則潰潰然無指歸矣請推而論之且君道無定名便國利人則君之道也然予非謂鞅之政必可以強國富人也而鞅之傳曰令不十年而人大悅家給而人足怯私鬬而勇公戰予則不知皇帝王伯捨此何為君道也且帝如軒轅虞舜乎斬蚩尤而革格書作有苗是不欲強其國歟王如夏啓周文乎滅有扈而伐有崇是不欲強其國歟伯如齊桓晉文乎脩寓政而蒐被廬是不欲強其國歟況秦之患者六國若不先富其人未一作

而強其國又可以高枕無為而成君道歟況皇帝王伯同位而異名者也孰謂皇帝之名優乎哉王伯之名劣乎哉君人者當務乎道適時不務乎名飾位也故捨名而就時者日昌捨時而就名者日亡宋襄之亡慕伯之名而失時者徐偃之亡慕仁之名而失時者魯隱之亡慕讓之名而失時者若使秦居六國之衡不先富人強國而别求皇帝王伯之道予謂就帝王之名而失時者又安得君於天下乎嗚呼天地不分於皇人帝人王人

伯人政利於人皆君也秦始可以弱其國而有天下皇矣乎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既庶矣繼曰富之若此則天子之政亦先強國富人也庸可謂夫子之道非帝王之道歟又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若如此又不可謂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也或曰子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百年亦可勝殘去殺矣如此則帝王之道久而成者也予又不知其然矣且堯之有道乎生丹朱焉舜之有道乎生商均焉則堯之道宜成於

朱也舜之道宜成乎均也又何堯舜之道末成於身而不成於朱均之世也且危邦之人思治甚於饑人之思食也若以數十百年之道導危邦是猶強柔嘉之食遠其期而給饑人邦危人若此何以安之乎飽之乎予故曰政有富生人强國家皆安得不謂之君道也不知皇帝王伯之名升降也又不知數十百年而成何待也

質無誠論

周衰至秦漢大道根囂詐源泒别姦稔蘖紛不可救止

往往見強國質小國子弟天子有疑於諸侯亦邀乎質之以為膠固春秋之時晉懷質秦而逃歸自立也六國之時燕丹質秦而怨由生也兩漢之時隗洵質而囂再叛也頹風蕩蕩事難殫記豈不由信不以信信之而以質質之以信信人而人信之以疑疑人而人疑之且彼以信矣而我要其質是疑無信矣我以疑疑之彼固不信則質無有矣故記曰殷人作誓而人叛也周人作會而人疑也作誓會勸人叛疑也人疑誓會而叛之況質

其子而人疑之則非誓會之比也且君臣之道恩義也禮義結其外父子之道天性也慈孝結其内離其内求其外割其天性拘其恩義是不若兩全其道内外恩親雙得矣若空知彼不得親其親而固結之是不知彼不親其親而怨矣是又質之無益矣昔有孝如曾參者不忍離其親豈可以割之慈如卜商者哭以喪明豈可以奪之恐如樂羊者能食其羹又何以質之夫天下愛義者少愛親者多能從人者少能從欲者多故質而求誠

我之利少因質以生怨辭者多矣昔樂毅下齊人有告其叛者燕昭猶能備禮送其妻子何也燕昭信毅毅必不叛也苟或以叛質之無益而生怨也柰何秦漢之時不能以至信信之王道導之導之不能奉順以討之討之不服退加修德以柔之而務質其子脫禍（疑）之失所則貫怨而生禍禦之得所猶以離其親親非孝者治也於戲秦漢所以至誠不浹於天下矣

原仁論

韋籌（一作牛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其利善決其仁(英華作人)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視生民以天下襁褓(一作繦)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英華作有)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家(一無家字)無人也(謂無徵字)湯有以仁殷有以人矣(一作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英華作仁)意故曰(一無曰字)無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

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治論　朱希濟

有國家者未嘗不思治孜孜焉求才汲汲焉用人官無曠位命不虛日多不至於治者何哉蓋不知重其本也夫重其本莫若安人安人之本莫先於農桑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未有不須衣食以資養其生此情性之欲一也故率公卿以躬耕於千畝非獨致敬於粢盛也率嬪御以親蠶於繭絮非獨致美於黻冕也皆所以先民之

教化也下之人必曰王者后妃尚勤於耕桑奈何人哉若天下之人皆相率以耕織為務則穀帛可指期而取穀帛既賤人各足其所欲所欲之大唯衣食而已不饑不寒則時無怨嗟時無怨嗟則和氣充塞則焉有不豐不稔之歲既庶且富然後仁義相及王道可行方困饑寒而能致於仁義者雖淳朴之世君子之人幾希矣今天下之人非不耕也非不蠶也率九州之人一人耕而百人食一人織而百人衣王者之征賦在焉諸侯之車

服劒器在焉職官之禄廩資焉吏人之求取往焉俾一人耕一人織足上下百人之欲不亦難乎僕嘗客於山東寓於民舍覩其耕也候天時相地宜遠求穜稑胼胝手足朝昏引頸以望膏雨借貸以成其饋餉筋力竭盡於磽确汗流汗背一作顙忽以霡霂日熾其背集作顙無不黧黑又婦人之為蠶也髮鬢如蓬晨昏憧憧高絛長梯蹈險履危稚女嬰兒目不暇顧歲時之成否斯在外矣其五稼登於場圃也未及簸揚蠶之為繭也擇未盈筐

犬吠喧嘵悍吏繞于居烹茗飫食然後乃曰若干官之
常也若干歲之逋也我求之何以應執事之欲若不從
我他日之役余無庇爾焉民由是懼其督責之急憚其
恐脇之言無不強足其欲粟之熟也糲食未飽蠶之績
也家不及縑縷殆不旬五日皆已罄矣至有父子拱手
屋壁相顧而坐向使不為盜不為非不鬻不時之物不
犯及時之禁不受役於鄉豪不為汙詐之計以給其家
可乎故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饑寒而不為非未之有

也誠哉是言且古者四人各業以成其國士世其詩書農夲其耒耜工傳其繩墨商積其貨財今士大夫以先王言行政事自守耻趨時捷急之辯者固獲用於諸侯矣農人之家恒若苦疑作時弊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於時若關禁之賦薄市井之不擾我取積其疑物以中之時如不我容捨而之他邦非刼取加諸之力不能為患農則不然父母存焉桑梓在焉妻子居焉懷土之戀居亦可知使盡室以徃曰避煩

賦他邦之政亦我邦也欲何以往所以今之世士亦為商農亦為商工亦為商商之利兼四人矣審利要時一中百得易於耕織人人為之故諸侯庶人亦爭趨之矣且四人之中其一為農亦以為鮮矣加之浮食之衆曷可勝紀其大者而有四焉自京達於閩嶺豪右兼并之家或累思進達其身或求情世（疑）以庇鄉里者多以其子納於黃門俾為之時且北宮之中唯有四星蓋上以備左右灑掃之用國家自開元天寶以來中官之盛不

下萬人出詔㫖使於四方或恃寵錫之命宣慰勞之恩千里伺其聲塵候騎從其所欲絶情於親愛抗禮於君父不蠶不農受愚頑之施拾亦有積蓄寳貨爭名競利出入乃權倖之門指揮僉僕隷之中庸夫者一也道德之士反為謗議實可顯加甄别用永其道此為弊之深者二也即有衣紫帶金形貌魁偉酒食以招於交遊僕馬以溢於巷陌樗愽擊毬以為之業自六軍遍于四方或擊毬一入于門中天子喜悦拜為上將或都城㑹府

纔統繁多阿黨小人撓于王法其目儒者勢欲吞食竊比仇讐曰我武也文武之事墜於地及問其日月風雲孤虛向背鐔鍔之所干戈之别三和六鈞之制一沉一浮之財九地之所宜五行之制變攻守之難易進退之是非莫我知也已失其為武然用之為將欲寄國家之成敗生人之性命其可乎況復喜怒以刑人視人如草芥嚴暴以及物唯物之利已以至於流亡以至於敗亂此為弊之深者三也復有製儒者之冠服習儒者之威

儀語不知書百行無取亦有耳剽心記之學多背毁於冠蓋之士其誑不達我能是也又道不是者以勝謗之敗俗倨傲之儀咸致遊宦於州里其官也用刑唯嚴納賄為能狡譎之行為長其行也惣佞媚之術輕折朋友交結邪僻附近右左炫酒令之輿恃博奕之精諸侯遇之曰奇才也能狎宴昵吾與之私焉車服器用無所愛焉或引之於賓佐委之以紀綱授之以守人必盡剋削之能致聚散之力亦有譐通文藝尤飾狂妄升之於府

政可知也薦之於朝時可知也冠章甫處同行望之君子哉乃小人也大凡小人之屬非高名厚祿貴冑之家而無之也負販之列行君子斯君子也軒冕之上行小人斯小人也率是小人在位為法必苛為政必僻肉食之外耗蠹齊人此為弊之深者四也吁皆遊惰無業賦（疑作殘）於國害於農之大者自餘瑣瑣亦易驅除耳然無士不可以為治世無民不可以為國唯明主擇君子之人有輔相之才深治理之道與之為政先簡其事則疑

省其吏則人易以安且令吏屬太廣實擾於時古者以十羊九牧不知所從今十羊百牧矣嗇食之不足何從之疑事夫事簡吏者然後可以愛惜農人盡歸其時什一之外除其賦歛驅彼浮食遊手之衆使歸田穡即倉廩必實天下之民食斯足矣冠婚喪祭車馬第宅尊卑之制皆歸諸令式豪民富室不得衣文組金玉帉幕不得用繒綵茵褥不得施錦繡自宮中至於王公之家咸遵儉約無使枉費尺帛則天下之民衣斯足矣夫如是

化之於道孰有不以從或曰斯論也乃耳目之常夫儒者之言由人之食若今日之食已明之日以為常欲不之致而不之食可乎况高祖太宗得天下之初從魏文公之言以王道為治不三年而化成立國之基斯為遠矣今復用其道莫若用賢良遠邪佞重農桑禁遊惰廢不急之務可以丕復祖宗之耿光堯舜豈遠乎哉何獨治為

創守論

楊夔

貞觀中文皇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易房對以創業魏對以守文蓋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勤劬所以見創業之難矣魏以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難也然則創業之初雄豪未賓生民嗷嗷唯德是歸所以開基之主皆乘釁而起覩覆車之轍焉肯更修其軌哉當其雲雷未亨天地猶蒙龍虎交馳烟塵晝昏故得一士則前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聳聽用人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勇於得而疎於失冒履鋒鏑涉

歷險危其取也既勞其得也亦勤誠為創業之難也及乾坤霧霽山河有主四海之內罔不臣妾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欲而必至如響之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者駢肩逆耳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臧否賞罰之道匪關於功過下懾以求命衆怒而莫諫此所以為守文之難也然則自漢而下有天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親萬機將徯乎治及時既平俗既康以泰自逸怠於庶務者多矣其終而不惰者則幾希矣且創

業之主既得之後猶驕㒓志以壞大業而況求既治之後即已安之朝其能納讜言任正人屈已以順從抑心以從下者不亦鮮乎魏文貞公守文之難豈初心盈中心旲也總而論之療饑者易為食其創業乎醫者難為藥其守文乎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六